

白崇禧別傳

謝 康

從建立策源地而北伐，從結束閱牆而禦侮，數千里縱橫馳騁，名滿山河；志大未全伸，抗日迴天功特著。在共事模範營為少時，在分頭服務為中歲，四十年聲應氣求，心存鄉國；老來空有約，乘風話雨願終虛！

——黃旭初輓白崇禧聯

楔 子

桂林以山水著名於世，臨桂縣為桂林府治，會仙鄉為臨桂南鄉的一墟，綠野田疇，山川佳麗，前清光緒二十年（甲午，西元一八九四）陰曆正月二十六日，有「小諸葛」之譽的戰略名家白健生先生誕生於會仙山尾村，此村背山而面臨溪水及稻田，面積廣袤約百數十公頃，稻田的那一面，又是一帶青山及另一些村落，遙遙相對。頗有「一水護田將綠繞，羣山排闥送青來」的景致。村中人幾全以農耕為業。但因農田每年只收穫一造，農業技術落後，其他副產品如果菜之類亦不甚多，勉強足以自給而已。因此，村中多自耕農、佃農及小地主，他們的生活，都非常純樸。

健生先生姓白氏，名崇禧，別號劍生，後因他的同學夏威的建議，改為健生，理由是「劍生」有武俠劍客的性質，而「健生」二字則含義較廣，他既有救國救民的抱負，和文武兼資的天才，固不應自比於七劍十三俠之流也。他於是欣然接納，這是民國十四年陰曆二月二十四日他與德配馬佩璋女士在桂林結婚時夏威送給他賀聯時，故意將劍生寫成健生，並對他說明的事。那時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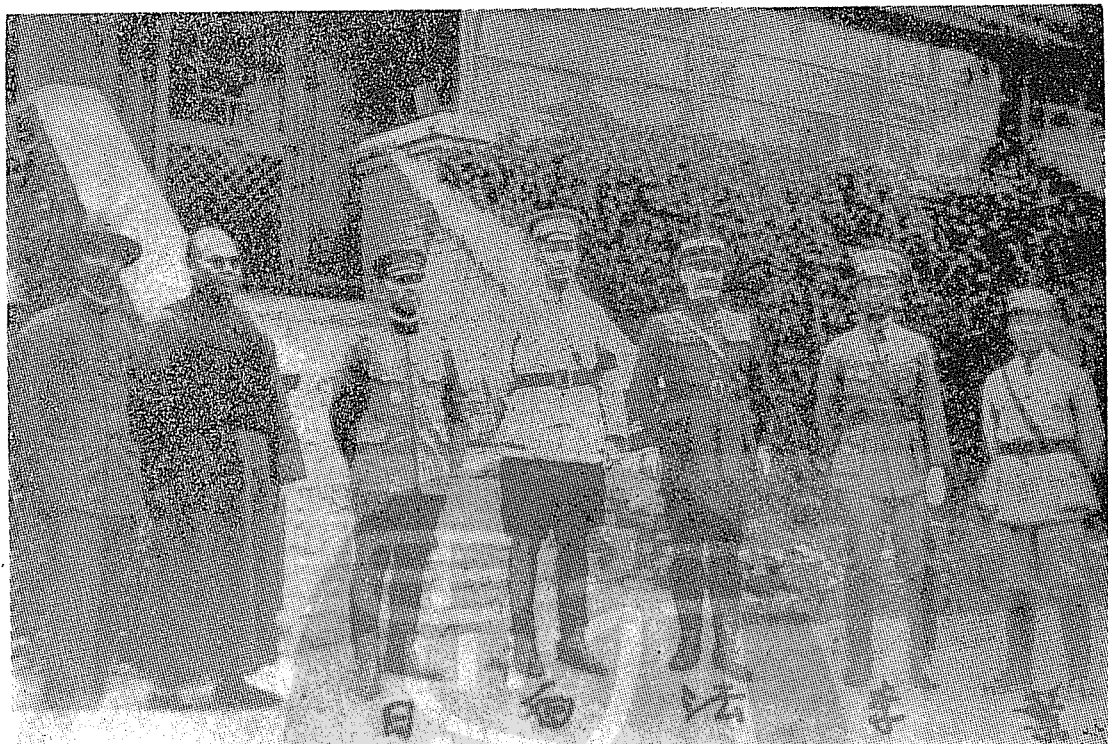
的年紀只有三十二歲，正是如同蘇東坡詞寫周瑜結婚「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的那種情境。以後凡尊重他的人，無論識與不識，都稱他為「健公」，有時連他的姓氏一齊說，則為「白健公」。但也有些人愛開玩笑，存着滑稽玩世和捉弄人的心理，稱他為「光頭」，因為他的頭髮脫光得早的緣故。（作者籍隸廣西，為尊重鄉賢起見，稱他為「健生先生」，或「健公」有時亦稱他為「白上將」或簡稱「將軍」，論年輩，他大於我幾歲，是同一代（Generation）人。按古禮：「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但因他的名望崇隆，稱他「健公」。在國民大會，我們是同事，因此也可說是朋友了。

先世蒙族信奉回教

健生先生的先世，是元世祖時蒙古族人「伯克魯丁」的後裔。一說「白將軍的祖先，原是回族，從西北流徙到桂林，後因家貧，遷居到會仙鄉務農，已有數代之久，然後白將軍誕生。」（語見中外雜誌王康著「小諸葛白崇禧」篇）。又筆者在抗戰時辦理廣西教育研究所，與遷來桂林的成達師範學校主任謝松濤相識，由他轉介清真寺

阿洪兼成達教師之某君晤談，他說白將軍之祖先中有阿拉伯人血統，據此亦可與王康先生回族的說相印證，不知確否？但現在台北的白將軍內弟馬代表啓邦，及其外甥海鏡強先生都說山尾村白家是蒙古族伯克魯丁的後裔，遷來南京的子孫，隨後改姓白氏。元史上的人名，多譯蒙古音為漢字，如伯顏、伯答沙、伯帖木兒（或帖帖穆耳）、伯八及魯兀乃丁之類。其子孫移居內地，多已改為簡單的姓，白氏即其一例。經累代與漢人通婚及同化的結果，已完全成為漢人。白氏家族在清代有白葆生，中了進士；乾隆時有白榮華，曾做過四川重慶府知府。後來他們族中的一支遷到桂林，即會仙鄉山尾村白家的第一代祖先，以務農為主要職業。宗教信仰，都信奉回教，即伊斯蘭教。（按伊斯蘭教，唐時曾一度傳入中國內地，但以天山南北路一帶最為盛行。自從蒙古西征及統一中國後，回教徒來中國做官及經商的人很多，蒙古的軍隊和王侯貴族中，信喇嘛教的也很多，回教徒亦不少。）

健生先生的父親志書公，母親馬太夫人，共有四男三女，在七個同胞兄弟姊妹中，他排行



北伐勝利時白崇禧(中)與李仙品(右二)及日籍顧問合影。

老五。因父親先逝，賴慈母賢明教育，以至於成立。他資稟聰穎，記憶力和悟性都很高，少年時即立志做大事。

光緒二十八年，滿清政府的學部(即今日的教育部)大臣張百熙、張之洞等奏准頒行新學制，各鄉鎮普遍設立兩等小學堂(包含初級和高級小學)。健生先生這時剛八歲，就到離山尾村三里路的會仙墟小學唸書，每日來往走讀，不以為辛苦，而反以為樂。這時學堂中有一位教師李任仁，字重毅，很看得起他，鼓勵他努力讀書(據王康作的「小諸葛白崇禧」說白氏幼時進李任仁的私塾讀書，破例免收他的學費，並鼓勵他讀陸軍小學)。白氏為人，尊師重道，後來明知李任仁左傾，但他仍稱之為「重老」。因為他家裏貧窮，不加改讀官費學

校對清寒子弟較好。健生先生和母親及哥哥等商量之後，就到桂林城考入城隍初級師範學堂，免學、膳、宿費等，讀了幾個月，由於學堂中的膳食，是大家一律的，沒有為信回教的學生，特別另辦一種素食不用豬肉和豬油的伙食(回教徒不喫豬肉和已死的動物的肉，他們都喜歡喫馬肉或牛羊肉。桂林回教徒頗多，「馬肉米粉」和牛肉湯粉，也因此特別出名)。健生因在師範學堂的膳食不合他不喫豬肉的習慣，於是改入桂林陸軍小學，那時是宣統三年辛亥，他的年齡是十九歲。

投効辛亥北伐行列

慈禧太后晚年的新政，廢科舉，興學校，是其中之一，桂林在當時，頗有奮發革新的氣象，尤其是在軍事教育方面，由於革命志士蔡錫(松坡)、鈕永建(惕生)，等來桂主持，暗中即傳播革命思想，當年的陸軍小學，陸軍幹部學堂，廣西講武堂……等各軍事學校都有蓬勃的朝氣。在辛亥武昌起義不久，廣西亦宣布獨立，並組織北伐軍、學生軍，由沈秉堃、王芝祥分批率領北上援鄂，經武漢轉赴南京，或由梧州經廣州乘船赴上海，準備參加革命軍，與滿清軍隊作戰。健生先生以陸小一年級學生，與黃紹竑、李宗仁、伍廷勳等同學少年，都加入學生軍隊。當時只憑一股革命熱忱，在匆促之間出發，沿途沒有兵站設備，連衣服都很少換洗，很多人的身上都生了蝨子，一身骯髒，很像一個乞丐的模樣。但他們精神煥發，準備上前線迎接戰鬥。但因袁世凱陰謀奪權，南北議和，國父讓位，時局急轉直

下，除廣西北伐軍改編第八師留寧外，學生軍奉命解散回桂復學。原有的陸軍小學改組為陸軍速成學校；武昌陸軍中學，改為陸軍軍官預備學校，健生先生乃由南京到武昌，進了軍官預校，畢業後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於民國五年畢業，這時他已二十三歲，但其後以未能進入陸軍大學，引為終生憾事。這時候同期畢業的廣西同鄉，有柳州的覃連芳、劉克初，容縣的黃紹竑、夏威等。

模範營裏斬露頭角

民國五年這一年是中華民國國祚危而復安的時期，一方面蔡松坡率雲南護國軍入四川，聲討搞帝制的袁世凱；另一方面 國父孫先生也發表宣言誓與全國義師驅逐「袁皇帝」。廣東肇慶方面並成立護國軍軍務院，以與袁賊週旋，結果把他活活地氣死。袁氏倒斃後，黎元洪繼任總統，實權則操在國務總理段祺瑞手上，兩廣地方，則為舊桂系軍頭兩廣巡閱使陸榮廷，及其部屬陳炳焜、譚浩明、莫榮新的天下。北洋軍閥中，也暗分派系，隨時準備衝突，奪取地盤，整個局面，是相當混亂的。

保定陸軍官校畢業生，照例要派到部隊見習，最好是派回原籍的省份。但那時廣西在「陸老帥」（他別字幹卿，許多人稱他為「陸幹老」，已故的前法官蘇希洵博士，就是幹老的女婿）統治下的部隊，全是舊式的軍人，他們並不歡迎這些受過新式軍事教育而多少帶有革命思想的陸軍學生加入他們的陣營，不免存着歧視的心理，但格於國家教育的體制，他們又不便正面地加以拒絕。

恰好這時候，容縣有一位在保定比較先進會

任南京留守黃克強的參謀馬曉軍氏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馬在赴日留學前，曾任廣西混成旅參謀），民國五年馬曉軍奉派在陸軍第十師當見習官。袁世凱洪憲帝制失敗後，馬回到廣西，由於他的學歷資格都比較好，又經有力者推薦，始得為督軍署中校參謀，但只掛一個空銜，仍鬱鬱不得志。於是想出一個辦法，於民國六年向廣西督軍陳炳焜建議（陳字舜琴，柳州人，大家稱他為陳督，或陳舜老，更親暱的稱「舜鬍子」。他的公館，就在柳州中學對面，給同學們一種頗為特別的印象，他也曾做過廣東督軍），創辦「廣西陸軍模範營」，陳炳焜頭腦比較清楚，立即接納馬曉軍的獻議，並派他主辦這個模範營，後來成為孕育廣西革命武力的搖籃，而健生先生就在這模範營裏斬然露頭角。前面所引黃旭初聯語：「在共事模範營為少時。」這時他們這一批「同學少年」都不過二十多歲，而革命進取的精神，却好像刀刃之新發於鏘，意氣非常豪邁。

廣西陸軍模範營，於民國六年五月一日在南寧東門外舊標營成立，其編制為一營四連，共招五百名學兵，營長馬曉軍，連長為黃旭初等四人，連附為白崇禧、夏威、徐啓明等二十四人，多為陸大及保定軍校出身，學生則多為中小學畢業。第一期於六年九月訓練期滿，值護法軍興，即開拔入湖南，改稱湘粵桂聯軍總司令部衛隊第一營，但未參加作戰，旋退回湖南零陵駐防繼續訓練，由於軍紀好，訓練好，頗有聲譽。八年六月移駐南寧，奉命剿匪，所向有功。九年健生先生升任團附，十一年一月，馬曉軍任廣西第七警備

司令時，以白氏為第一統領。白曾向省長馬君武條陳施政意見，不料這位馬省長以當時處境艱難，認為雖有好意見，亦無所用之，他這時正在和人下棋，不看公事，對於白的條陳，隨便望一望，即認為行不通。但經他的秘書加以解釋之後，馬對白始稍有點認識，知道他是保定學生，也是桂林人。其實馬和白的年齡，相差不過十四五歲。桂林出了這兩位傑出的人才，也可說是山水鍾靈毓秀了。地靈人傑的「地理定命論」自古有之，信不信就由你了。

指揮若定統一廣西

自民國十年粵軍陳炯明部擊敗陸榮廷一系的軍隊，長驅直入桂省，弄得省內秩序非常混亂。翌年五月粵軍回粵，去實行造反，砲擊觀音山，迫 國父下野。廣西方面由桂軍總司令兼綏靖督辦的劉震寰負責維持，實則治絲益勢。是年多，劉震寰率師入粵，藉擁護 國父為名，與滇軍楊希閔部合作趕走陳炯明及沈鴻英等，趁機發展他們的勢力，號稱「楊劉」。廣西則自劉震寰部走後，形成三派勢力鼎足對立的形勢：（一）陸榮廷舊部乘機復起，佔有本省中部及西部、北部大部份地域。（二）沈鴻英佔桂東北及東邊地帶，兵力僅次於陸系舊部。（三）新興的革命實力，以李宗仁（號德鄰）、黃紹竑（字季寬）及白崇禧為首。最初僅據有桂南及桂東南之一隅。此新興實力的來源：一部份係馬曉軍率領的自模範營擴大改編而成的部隊，交由黃紹竑代為統率，是時因健生先生於夜間巡視陣線時跌傷足部，已去廣州就醫，不在隊裏。但願担任聯絡廣東方面的

工作。馬曉軍於勿遽中將這一支經他培育了六年的軍隊交與黃季寬統率。他自己則「無軍一身輕」，跑到十里洋場香港去了。季寬後來和駐紮在鬱林五屬（兼佔有容縣、岑溪）的李德鄰取得聯繫，密切合作。原來李黃兩人，都是桂林陸軍小學及廣西陸軍速成學校的同學，氣味相投，一切都好商量，十二年三月，兩人密謀定計，由季寬僞裝與德鄰脫離關係，率領所部投歸沈鴻英。恰好沈也有招降季寬，作他部下之意，於是黃部乃得進駐梧州這個廣西富庶的名城，並就近和在粵療治足傷的白健生秘密聯繫，托他和陳雄作代表晉謁。孫大元帥，經孫公嘉許，馬上頒發一張以黃紹竑為廣西討賊軍總指揮的任命狀，即由陳雄帶回梧州，暗中交與季寬，相機行事。恰巧沈鴻英這時串通了北京政府，在廣州叛變，喫了敗仗後，殘部沿西江而上，並將其輜重及部分槍械運回梧州。季寬見時機到來即打出討賊軍的旗幟，將梧州的沈部繳械，同時截留其運來的輜重，以擴充實力，並歡迎白健生回梧，任廣西討賊軍參謀長。在取得南寧之後李黃兩部才正式聯合，改稱定桂討賊聯軍，李為老總，黃為副座，兩人又請白担任聯軍總指揮部的參謀長。他們三人這時候都是三十出頭的壯年人，精力充沛，敢作敢為，有蓬勃的朝氣，實力既然加強，於是慨然有澄清廣西和打天下之志。

原來討賊軍在健生先生運籌帷幄之下，梧州一帶治安良好，商旅暢通，軍餉充足，士飽馬騰，進展相當順利。乃於十三年六月，乘着陸、沈兩軍在桂林交關的機會，而陸部駐守南寧的兵力

比較單薄，定桂討賊兩軍乃分別由鬱林、梧州兩處出發，於六月廿三日合力攻佔這個原為廣西省會的南寧城，軍威大振，紀律嚴明，大受地方人士的歡迎。原在南寧的省參議員及省會各法團於是公推張一氣為省長，（張原任省議會的議長，十四年春，筆者担任廣西省立第四中學校長，就是他所委任的）定桂討賊聯軍總司令部，亦設在南寧，省政大有革新氣象。旋奉廣州大本營胡代元帥漢民命組織廣西全省綏靖署，以李宗仁為督辦，黃紹竑為會辦，白崇禧為參謀長，但對省內，照舊用定桂討賊聯軍的名義。聯軍對左右兩江及柳州、慶遠各處的陸系部隊，次第掃蕩肅清。但為敷衍沈鴻英起見，將柳慶防地，讓給沈部駐防。健生先生仍以參謀長兼前敵指揮官，時常在前線指揮作戰。由於他的神機妙算，將士樂於用命，以致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在軍中已有「小諸葛」的徽號了。

以桂林、平樂為重要據點的沈鴻英部隊，在擊敗陸榮廷殘部以後，於十三年十二月一日，沈鴻英忽然宣佈就任建國總司令，並決定於十四年一月分三路出動，進襲梧州、平南、桂平，奪取定桂討賊聯軍的基地。聯軍得了探報，乃先發制人，並商請駐梧州的大本營西江善後督辦李濟深同意派他的幹部陳濟棠旅長率兵相助，分三路進攻沈軍。右、中兩路，進展已很順利。左路則由健生先生親率陸超、呂煥炎等部由桂平出發，於二月九日收復柳州，（筆者奉省府委任後即於同一月的下旬到達柳州，籌備恢復省立四中，即原日由革命黨人劉古香發起創辦的柳郡中學。本校自

近年時局不靖，兵慌馬亂，時常被軍隊駐紮，形成半停頓狀態。是時聯軍的張總參議任民，為柳州人，關心地方教育，經接洽後，由聯軍當局李宗仁，令借駐的部隊撤出，並電請張一氣省長迅速撥款，俾得脩葺校舍，籌備開學事宜）然後乘勝追擊，於二月下旬，進入桂林。健生先生旋於農曆二月十四日奉家長命與年方二十二歲的馬佩璋女士（現任國大代表馬啓邦先生的胞姊保山尾村鄰近的舊村人馬健卿先生的愛女）舉行結婚典禮，這是當年轟動全桂林的一件大事，由清真寺的一位阿洪主持儀式，唸可蘭經及禱告，這個節目，最為重要，其餘大致與我國舊式結婚禮俗相同。婚後八日，適逢白母馬太夫人七十歲誕辰，賀客盈門，共來稱觴祝壽，別有一番熱鬧，不必細述。老夫人壽辰過後，健生先生即刻出發上前線去指揮部隊，繼續追擊掃蕩沈部的殘餘勢力，曾一度把沈鴻英趕到桂北湖南的邊區地帶。

當國父於十三年冬北上之前，曾發表在昆明號稱聯帥的唐繼堯（字黃廣）為大本營副元帥，但他徘徊觀望，並未正式表示接受。國父的委任。當國父北上以後，唐暗地裏派代表到南寧來游說李宗仁等要求合作，委李、黃（紹竑）為軍長，同時做他的部屬，並願獻出四百萬兩「雲土」（即雲南出產的鴉片煙土）作為同意他的滇軍假道廣西到廣州去接收大本營的禮物，但被李宗仁等所拒絕，將他的代表驅逐出境。

唐繼堯碰了廣西軍事當局的釘子，但他的野心和陰謀，並不因此而停止，一聽聞國父在北京逝世的消息，正當舉國哀悼之際，（廣東境內

客軍複雜尚未統一）他即下動員令，派遣手下大將龍雲等，分三路進兵廣西，第一路龍雲率領由滇桂邊境侵入，佔領省會南寧，第二路由他的弟弟唐繼虞率領，由黔桂邊境侵入，準備攻佔柳州，但進到柳城沙埔河邊，為桂軍所阻，兩軍隔河相峙，第三路由胡若愚率領，經百色到南寧後與龍雲所部會合。但因雲南省財政不很充裕，行軍時沿途靠賣鴉片以充軍餉，部隊中抽鴉片的也不少，因此軍隊的進行很慢。這三路軍先後出發，由十四年三月至五月之間，進入廣西，佔據南寧，威脅柳州。而在桂北逃竄的沈鴻英殘部，這時也趁機與唐繼虞取得聯繫，乘李、黃、白的部隊正在抵抗滇軍的時候，出兵侵犯桂林，於是廣西四大城市，除梧州外，桂林、柳州、南寧，都已陷入危險或緊急的狀態。

廣州大本營，在代理大元帥胡漢民主持之下，以及中央黨部和廣東軍政當局，都有電報給李宗仁等，請其力拒唐軍，並宣佈討伐唐繼堯，決不讓他侵略兩廣，佔領革命策源地（廣州），攘奪「大元帥」地位，做西南的霸主，破壞革命軍準備北伐的計劃。

廣西當局站穩革命立場，執行黨中央的意旨，決不惜犧牲一切，和入侵的滇軍週旋到底，同時因為廣西兵少，由中央派范石生部（也是滇軍，但是在民十一年冬入粵擁護 孫大元帥的）前來協助。

定桂討賊聯軍（即李、黃的部隊）在總指揮官白健生神機妙算之下，先在桂林西鄉兩江墟利用伏兵及橋頭堡陣地夾擊正在渡江來犯（一部份正在浮橋上）的沈軍（見徐啓明著：為悼念白健

長官追述統一廣西革命行動中記其指揮桂林兩江戰役之經過與全局之關係。），沈部在兩面受敵的情況下倉皇應戰，大喫敗仗，士兵溺死的很多，除少數人逃脫外，其餘全部繳械，桂林於是轉危為安。健生先生馬不停蹄，以急行軍向守着柳城沙埔河的我軍馳援，於兩日內到達陣地，然後合力攻擊唐繼堯部，力阻其強渡沙埔河，敵軍大敗，傷亡枕藉，由浮橋上跌下淹死的很多，河水都因此變成赤色，俘虜二千數百人，唐繼堯率殘部逃回貴州境內，柳州方面遂轉危為安。健生乘戰勝之餘威，統率大軍，由柳乘程赴邕寧增援，抵達後先利用心理戰，故意送還在沙埔戰役俘獲之滇軍數百人，使佔據城中的龍雲部隊，得知唐繼堯部已打敗仗及死傷慘重情況，動搖其軍心。龍雲見大勢已去，遂撤離南寧經百色回滇。健生這次只用攻心的戰術，不必費力攻城，即已收復失地，而且在半個月之內，一連打三次勝仗，「小諸葛」的盛名，更傳播遠近，以廣西革命武力，阻止唐繼堯假道入粵做大元帥的陰謀，屏障廣州革命策源地，大本營各部負責同志，都為之欣慰，同時亦都知道白將軍的戰略及戰術運用之妙。這是十四年六七月間的事。廣西於是完全統一。

健生先生於統一廣西諸戰役中，亦自認兩江戰役，為其平生最得意的傑作，而用兵之神速，則以沙埔之役為第一；至於對龍雲的心理戰，也顯見其攻心為上的戰略天才。

受知 蔣公參加北伐

民國十四年夏季，廣西統一，廣州大本營方面，亦掃除了在廣東的革命障礙，兩廣完全底定

。同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宣告成立，由汪精衛、胡漢民等十六人為國府委員。七月三日，國民政府成立軍事委員會，以汪精衛、胡漢民、蔣中正等為委員，由於這時仍是國共合作，汪精衛受共黨利用，自命為國民黨中「左派」領袖，故由他兼任國府及軍委會主席。（其後由 蔣公兼任）國府所屬的軍隊，全部改稱國民革命軍，共編為七個軍，第一軍由 蔣中正兼任軍長，第七軍為廣西部隊，以李宗仁為軍長，官兵共約八九萬人，形成國民黨的一支強勁武力。十五年六月六日，國府特任 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於七月九日就職，二十七日誓師北伐，即日抵達粵北韶關，旋偕同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入湘督師北伐。這一年，白先生三十三歲。

早在十四年冬天，廣西方面已聯絡湖南的唐生智加入革命陣營，就任革命軍第八軍軍長，於十五年五月，由廣西派兵協助，為北伐軍開路先鋒，在湖南與吳佩孚的部隊作戰了。廣州國民政府組織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時，總司令 蔣公徵得健生先生同意，就任參謀長。（名義上是副參謀長，實際上是參謀長兼前敵指揮官）北伐誓師時由吳稚暉代表中央黨部及國府授旗，儀式莊嚴隆重。健生先生這時脫離廣西部隊，一心一意，追隨 蔣公，再接再厲，所向無敵，用能完成北伐的大業，這是中華民國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所以在民國五十五年，（出師北伐的四十年後）十二月，他以七十三歲高齡逝世的時候，蔣公以「軫念勳猷」四字的輓額追悼他，並親臨殯儀館致祭，都表示着懷舊的哀思，也是白上將

身後的哀榮！

這裏讓我補述健生先生應允 蔣公擔任參謀長的經過。由於他在統一廣西各戰役中，早有「小諸葛」的令譽，這是 蔣公所知道的，不過當蔣公在組織成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以前，有意用白為參謀長時，先和李宗仁談及，問他的意見。李表示不贊成，李底理由是由白尚年輕（這時只有三十三歲）經驗恐怕不夠，資望也還差一點。蔣公於是問李：

「你以為什麼人最適當呢？」

李說：

「鈕惕生先生（按即鈕永建，在桂林辦軍校時，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老師）應該是最適當的人選了。以資望言：惕老乃黨國元勳，也是總理的老朋友。以才幹論：他曾在護國、護法各役中都擔任過重要職務，而是以幹練著名的。他既和西南革命領袖保持深厚的友誼，對於革命青年軍人，更負有厚望，對長江流域各省，他也有很大的號召力，我以為參謀長這個職位，他是最恰當的了。」

蔣公說：

「我對惕老，另有借重。我看還是白崇禧來做參謀長的好，他一定能够勝任，一定能够勝任的。」

蔣公不接納李宗仁的獻議，之後就正式請白擔任參謀長，白以此事問李，李說：「我恐怕你幹不了」，白於是敬謝不就。其實，李很需要白在他身邊幫忙，所以勸白不要幹。但自李離開廣州，仍赴前方督戰以後。蔣公再三邀請白健生幫

忙，並托李濟琛代為敦勸。中央許多黨國要人也屢次到白住的處所「頤養園」來看他，請他不要再堅辭。他既然推脫不得。為追隨 蔣公，效忠黨國，完成北伐起見，也覺得非幹不可了。他於是提出折衷辦法：就是在「參謀長」職銜上加一「總」字，由李濟琛擔任「總參謀長」，如果李須坐鎮後方不能隨軍出發，則由他以「副參謀總長」名義，代行總參謀長的職權。這個辦法，蔣公認為可行，如就是這樣決定了。北伐完成後回到廣西，他只做「綏靖副主任」又其後在抗戰八年期間，何應欽上將為參謀總長，健生先生仍安於「副座」之位，於此可見得他謙沖為懷，寧將高位讓人，而自己居於其下，實際上取得領袖信任，亦可負其全責，效忠領袖。由於他的謙德可風，不爭權位，所以他在朋友之間，都相處得很好。而 蔣公的知人善任，也從他能用白為參謀長這件事看得出來。

健生先生就職後，於八月九日隨 蔣總司令到衡陽，當晚李宗仁到白處晤談，問及他到職以來的情形，事情是否好辦？

白說：

「很難辦，以前在省內做參謀長，凡事我認為應當做的，都可當機立斷，放手去做，所以工作效率高，事情也容易做得好。現在的情形，完全不同，各軍人事極為複雜，系統各異，煩言極多，參謀長遇着這類事，很難應付。……」

健生先生這些話，當然說的是實情，但他的為人正直，處事公平，對人謙和有禮，雖遭遇許多困

難，仍能從容應付，達成任務。當然也增加他不少的閱歷和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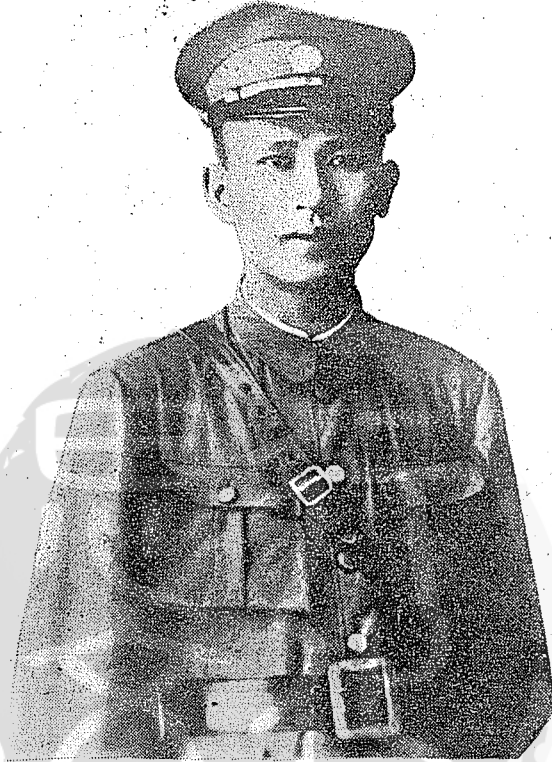
底定全浙進克淞滬

關於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北伐和十六年清黨的過程中，健生先生盡了最大的努力，襄贊戎機，作出了許多的貢獻。其中犖犖大者，如南昌之役，他受命兼追擊指揮官，破孫傳芳等部隊，俘虜敵方軍長以下四萬餘人。任務完成後又奉命兼革命軍東路前敵總指揮，由江西入浙江，大破敵軍四萬餘眾，收復杭州底定全浙。接着就進克淞滬兼任淞滬衛戍司令，主持上海清黨工作，破獲共匪的總機關及受其所利用的工人組織，在日夜之間，消除共匪脅迫工人大暴動的威脅，使大上海歸於安定。其後中央通令清黨，使匪幫遭受嚴重的損失，並特定四月十二上海清黨那一天為清黨紀念日，可見上海由危而安關係非常重大。又如龍潭之役，孫傳芳軍渡江，南京震動，人心惶惶，白先生在無錫聞警，即刻指揮部隊，加入戰鬥，經七日夜的血戰，與何應欽將軍合力消滅孫傳芳渡江部隊，使國都不受侵擾，鞏固革命領導中心，勳猷卓著，其後督師北上，經過幾次大戰役，終於完成北伐的全功，偕同閻錫山將軍進駐北平，總司令 蔣公深為嘉獎，然後陪同 蔣公及各集團軍總司令到北平西山碧雲寺，由 蔣公主祭，將革命成果 告慰於 總理在天之靈，這是國民黨創建民國十七年來真正統一全國在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

（未完待續）

(頁七十三見文) 照圖「傳別禧崇白一康謝

白崇禧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兼東路軍前敵總指揮
及淞滬警備司令時的照相。



黃得時教授(左起第三人)與家人合影
(文見30頁台灣過年習俗談趣)

